



琴士文鈔

卷四

涇縣趙紹祖著

孫同璋曾孫

鵬飛
蛟起

同校

金石文鈔敘

史有畧而獨詳史有闕而可補史有記載失實而可叅考以傳信者莫金石若矣顧獨惜其散逸于山巔水涯荒村邃谷破冢頽垣之下而莫可收拾卽幸而樹之學宮藏之梵宇嵌之官廳可以揚而得者而學士多喜爲詞章之學朝夕呶唔握三寸管作制藝八韻詩方揣摩不暇又孰肯審視其文

于風霜剝蝕之餘而探索之書史中哉余弱冠卽喜集金石文思欲倣都元敬金薤琳琅勒成一書而十餘年間所輯不及百種又多殘闕不可錄迨乙巳丙午二歲遊寓于白門潤州廣陵之間始多得古碑刻于故家之所棄而儲藏好事之流亦往往出舊搨相示故余得以考訂而手輯之自是以後遇西買市肆有一二種爲篋笥所無者卽多方買之雖典衣質錢所不顧由此歲有所增蓋又遲之十餘年之久至于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丙辰九月始開雕焉非獨詳慎

也始余以稍涉詞章留心科舉雖致力于此而未嘗不用功于彼自甲午入場屋而丁酉而已亥而庚子而癸卯而丙午而戊申而已酉而丁未而甲寅而乙卯科凡十一無役不從而不得一當乃翻然改圖屏去一切專力此書夫好古成癖世雖希有其人而自都氏著錄以來二百餘年豈無思繼事者彼皆奔走于名利之場或竭蹶以求通或馳驚而不已以爲將有待也乃白駒過隙轉瞬而老髦及之雖欲從事而已無及矣翠墨盈箱縹緗插架徒以供蟲蝕鼠嚙之糧易餅換餉之費甚可惜

也昔洪鄱陽集漢隸二百餘通以成隸釋又取碑圖及後得者作隸續今去洪氏僅六百年而書中所載碑之存者十不二三然則洪氏之有功于漢刻豈淺鮮哉余既欲及年力之尙可爲而爲之而又私冀千百年之後碑或不存而余書巋然尙存則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夫是以致致焉而不能自已也嘉慶元年九月重陽後一日

戴斗源補餘堂文集序

婺源戴君斗源

大昌

爲宣城教諭時歛凌次仲

延堪爲

寧國府教授交相善學相長也嘉慶甲子十二月余偶過郡垣次仲來索余所著書相與抵掌者累日又爲余言斗源學之博才之竒而歲暮遄歸未之謁也次仲卒斗源常鬱鬱謂無足復譚者庚午秋斗源與余適俱至江寧喜晤因訂交焉甲戌乙亥兩年間余累以事羈郡復時得相過從斗源屬余點定其古文辭且序之余辭焉斗源曰自凌次仲歿吾以不早得其序言爲恨今不可復失吾子

也余不得已乃序之曰詞章之學徧江左而婺獨以樸學名天下斗源生長其地日聞其鄉先輩緒論固宜考據爲長顧吾謂日鑽故紙中沾沾以博洽自治而不得出其新意發古人之所未發亦猶獵詞華矜藻繪以爲文章之佳自此止矣然且交譏互詆而兼擅爲難次仲之學長於儀禮往嘗以其所著禮經草藁見示余深服其精且專而斗源則於經無不窺於史無不讀今集中經論若干篇史論若干篇雜文若干篇沈潛反覆上下議論無一語拾前人唾餘簡而明亦辨以哲故引証不多而皆足以自明其意訶詆叫囂之不生而出其片語又皆足以折古人之心此固余與次仲之所同服膺至其文之來如風雨動中規矩則亦未嘗廢詞華遺藻繪而其氣復舒越以長也其光又闇然而幽也文章之能事盡矣抑斗源嘗語余曰近數十年來士人頗知爲學而習氣之深亦復入之而不自覺高譚訓詁而鄙棄義理尋繹鄭孔而菲薄濂洛若余則情無適莫袒無左右折衷前哲惟是之從此則尤爲余所欽佩而願起次仲於九原與之深有味乎其言者也

李梅巖蜀道紀遊序

士君子讀萬卷書當行萬里路太史公自序南遊
江淮北涉汶泗過梁楚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而新
書傳杜陵亦稱其往來梓夔出瞿塘下江陵泝沅
湘登衡山是二人者一立極於文一立極於詩非
獨典金匱石室破萬卷而有神也蓋實有得於江
山之助云梅巖之令吾涇而奉檄以解餉於蜀也
余嘗隨邑之父老祖於郭門外士育其教民沐其
澤者咸流涕惜其去而梅巖情辭慷慨三爵後策
馬卽行無惘惘出門之色信韓子所謂通經致用

知輕重大丈夫哉是行也自夏涉冬凡歷三時往返六省既歸未視事亟出篋中紀遊一編以見示其標以蜀道者重其事也僅載所歷而不及其他者紀程也旁引古書証所見也間述時事慨所聞也附錄篇什則元劉祁歸潛志明趙子函石墨鐫華之舊例也其用筆簡健剛勁使讀者自涇而皖自皖而洛自洛而秦自秦而蜀又自蜀而荆自荆而歷豫章以復至皖陸上水下萬餘里間無不歷然於目了然於心而毫無纖翳則其胸羅舊聞剪裁有法而舟車所經登臨憑弔深有得於江山之

助以發爲文章而豁人心目者固如此也余讀既竟作而曰有是哉昔余嘗觀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吳船錄驂鸞錄陸放翁入蜀記周去非嶺外代答以及高澹人松亭行記徐霞客之遊記誌目錄者或入之傳記或附之地理誠以其言可爲史所取資不僅若襍家叢說之流已也今讀是書而山川之阨塞風俗之奢儉民生之疾苦無不一一筆之簡冊雖紀遊也而進於史矣至於識風雲之變幻譜鳥獸草木之情狀其餘事爾而吾愈以歎向者郭門之祖而揮手慷慨毅然戒行者蓋早有以見

乎此也後之奉簡書而馳驅者讀之可以興矣

翟漢一正心集言序

往余年十三四喜從從兄庭山遊庭山所交多跡
弛不羈之士而翟漢一其一也漢一既與庭山交
因而交余兩人者其與余皆十年長每風雨晨夕
過從講論未嘗以余少故輒棄余如是者有年庭
山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鬱不得志愈孤
憤敢大言好謾罵顧獨心折漢一漢一亦不肯拘
小節徇世俗發言驚人皆以爲狂而庭山獨好
之余私問焉庭山曰漢一豈狂者哉其有不得於
中而無以發見於外特假狂以自衛耳余嘗心韙

其言庭山旣早世漢一亦久厭場屋遂棄去不復
事今又二十餘年矣嘉慶四年秋九月余以事過
宣州遇漢一於沚水上出一編以示余曰此吾暇
日之所輯也余受而讀之蓋古先哲之嘉言懿行
其顯之在禮法執持之際而微之及於身心性命
之源者無不萃於是編此卽內則弟子職諸篇之
遺意而朱子以小學教人之所爲兢兢也而豈狂
者之所有事耶觀於此而漢一之爲人可知卽庭
山之知人愈可知矣今庭山墓有宿草而漢一頽
然老矣顧獨相契之深其無間於幽明而可信於
序

今昔者皆賴是書焉以徵之是烏可以無言是爲

序

至語要錄名賢約錄合序

嘗讀禮至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而知古人之材自其幼時而涵育之以漸而進之於大學則其本既端而自格致以至修齊治平不過因其已知已行者而究極之故材易成而所立者大而遠也唐宋以來以科舉取士士之學者但獵取浮華以爲科名階梯而返之身心皆爲無益子朱子知其弊也特作小學一書以教人既取聖經賢傳輯爲內篇四而又述嘉言紀善行輯爲外篇二以廣之誠以經傳之旨遙深或未易於領畧而古人之言行

則淺近而易入此其心益切其立教益明而無如
後之學者仍汨沒于科舉之中而不之留意也族
再姪聘之幼善讀書初不甚以功名爲急稍長卽
棄去而孜孜自好者惟在敦實行而務躬踐今年
五十餘矣乃出其所輯至語要錄名賢約錄各二
卷以見示余讀之而歎其生平爲學如是故其爲
人亦克如是而無愧也昔族遠祖仲全公當前明
時嘗爲趙氏家規以誨族之子弟每立一門必倣
小學取古人好樣數則以爲證今聘之之至語要
錄蓋卽外篇述嘉言之遺意其名賢約錄卽外篇
記善行之遺意雖其徵辭輯事不敢望追小學內
篇之宏深亦庶幾步武仲全公之家規而足以爲
後世子孫之極則哉

周氏譜序

代其裔孫某布政作

譜者家乘與國史相表裏蓋紀實之事詳而闕文之義亦具焉余之高祖自江南之上元遷於滇之昆明當明之季兵燹載道譜牒遺失今溯而上之僅得高祖之所自出以爲始祖而上遂無徵焉此固情之所不能自己而實勢之所無可如何者也書曰敦敘九族孔安國傳曰謂高祖至元孫之親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康成註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古之言親其親者祇上

及其高祖今余之譜得詳高祖之行業而又得溯高祖之所自出夫亦可以識水源木本之有自矣嘗見世俗修其譜牒往往於不可溯而強溯之又或攀援古之名賢與古帝王世系以爲潤色使其幸而果是而吾先未之自信則其精神不通不幸而非其何堪以此厚誣吾宗祖故余之譜自始祖以上概從畧者非故爲矯異蓋其慎也自高祖至先君四世雖無赫赫大顯於時然並潔修自愛循道自盡鄉里稱善人類皆有隱德焉今余以領鄉薦通仕籍蒙

恩歷任至安徽布政某豈敢自多亦惟是祖功宗德之所以留貽者遠而澤之先被於余者深也然則敬宗收族創立家乘使後之人得有所稽有所因以推闡而遞詳豈非余之責哉方將建祠堂立義學置義田以祭以祀以養以教俾族姓雲初簪纓繼世而余之願慰卽高祖以來之神俱慰故特取思之良業惟從善景爾芳踪在積仁凡十四字上合于高祖以來名諱之上一字而下以頒之於將來他日祠成卽爲堂聯傳之子孫用爲家派周而復始永永無窮後之人深維此意從事於善肆

力於仁以無忘先祖而愈以昌大吾宗此則余之不能無望也夫

此文本某布政乞代於人而其人又乞代於我者不知曾用否也

自記

滁州張氏族譜序

古今氏族之繁莫過於張王二姓而張之源流爲更遠今之王氏多託始於周靈王太子晉而春秋初已有王子成父則在子晉之前張出於少昊氏第五子揮爲工正始制弓矢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以孝友著稱其後有張侯張老仕晉爲大夫至三卿分晉而張氏五世相韓後之河東襄陽始興馮翊吳郡清河皆託始留侯然同時已有常山王張耳爲河間之祖丞相張蒼爲中山之祖唐時最重氏族官爲修譜而魏郡張氏有公謹鄭州張氏

有亮皆開國勲臣而俱不能言其所出然則今之人欲源源本本述其得姓之所自來而毫無舛誤蓋綦難矣夫非吾祖而祖之則誣甚明知其爲吾祖而不祖之則褻甚此滁州張君小山族譜之作不敢遠引繁稱而但始於明初自和遷滁之名受字大可者蓋懼其誣又懼其褻也和之張余亦不知其始遷爲何人而張文昌世居和州則見於韓昌黎文章及新舊二書今小山之譜雖云可大爲文昌後裔而亦不敢詳其世系則其懼誣之心倍甚於懼褻矣然而自可大公以來十餘世支分派別於名字科甲官爵封襲生卒年月子子女嫁娶祭田墳墓之類旣表之而又傳之又圖之蓋深懼後人之不知而致褻其祖因以自誣其祖而不憚殫數十年心力以成之此其用意亦勤且苦矣抑吾聞小山天性孝友弱齡雙親並喪惟依於兄兄疾則躬侍湯藥如侍其親此其所以能推類以盡其餘歟若其譜之簡潔詳明克備衆美與有所藉手而告成則滁人士諸序詳之余不復贅也道光元年孟夏之吉

宿松縣志序

代

宿松古松滋地後漢省而三國吳志稱陳武爲松
滋人武雖吳將然實生後漢末是其建置沿革在
漢時已有不詳魏晉以來或復置或僞置類非松
滋舊址惟梁於此置高塘郡隋開皇初改郡爲縣
而於十八年定名爲宿松至於今不改余於道光
壬午承乏此地下車之初巡行鄉井陟白崖登小
孤南望大江尋分經讀書臺之遺蹟見其山川雄
秀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竊謂古瓌奇
忠信才德之士必多萃聚於其中乃訪之古老得

之傳聞而自漢迄宋人材寥寂其無乃載籍缺畧而磊落英多之概或沈埋於荒烟蔓草間而湮沒而不傳耶自宋以後耳目漸近聞見較真瓌竒忠信才德之士蟬聯鵲起至於

本朝偉然盛矣然而載稽邑乘則惟前明宏治時邑侯陳施二公實始作志而書皆不存兵備道鳳翥張先生邑之瓌竒忠信才德之兼備焉者也當艱難叢脞之秋奮慷慨孤忠之節流離播遷不忘翰墨猶手錄一編欲以播揚前哲昭示來茲

國朝順治丙申前邑侯孫君於兵燹之餘得其殘

本手加增輯康熙癸丑邑侯朱君又廣爲三十六卷而邑侯胡君朱君尹其後復重訂而繼輯之至於今百數十年簡斷編殘余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方將考覈前聞采補近事以附於諸君子之列而道光五年忽奉憲檄命邑各修志以備省志之采擇爰集邑之碩儒俊士設局纂輯亦欲以詳封域之建置戶口之登耗風俗之淳漓人材之盛衰而觀前政治之得失且因以自鏡焉又非徒備一邑之掌故恣山川之觀美而藉以塞上憲之成命已也未及觀成忽焉瓜代諸紳士不忘余始

事之勤相率而來請序爰書之以首其簡端焉

贈奕者任位南序

天下有一定之品而不可移易者乎曰惟奕爲然
江寧任君位南善於奕者也而與余對奕余固自
知其勿及也蓋任君之奕可以高余三品雖然任
君之奕未爲絕技也余先伯祖侍御星閣公好奕
奕之品與余同嘗自言與徐星友程蘭如施襄夏
范西屏前後奕皆受六七子然則以先伯祖之言
準之余以余準之任君之奕而任君尙當下於徐
程施范三品而特以時未有徐程施范者出而以
奕名者皆任君之流而任君亦遂以善奕名夫文

辭藝也至於奕又藝之末也然而學者之於文窮年兀兀以求其能又升降之以科目而標榜之以師友宜若有一定者然而登之不必是黜之不必非則以是爲遇合之由於命也毀之不必惡譽之不必妍則以是爲愛憎之出於情也此是而彼非焉此妍而彼惡焉卒莫能服其心而闕其口至於奕則不然高者高下者下縱使惡及其人不能詆及其奕但可薄其技而不爲不可矜其能以相角余嘗介宣州梅石居謁錢塘袁簡齋先生於隨園先生見余詩而愛之又因詩而決其筆力之勁能

爲古文然而從先生遊者多浮薄少年每見余曳布衣躡敝履陋於貌而拙於言則相率吃吃然笑不止先生不能禁而又恐余之慚也爲正告之曰是涇川趙君善詩文而笑者不能止也又告之曰非獨詩文也尤精於奕於是授几設枰皆連北以去而向之吃吃然笑者莫不寂寂然止肅肅然立殷殷然進而詢名字叩年齒矣夫先生之知余以詩因詩以知文亦未之盡余也而僅得借奕以免於浮薄者之笑然則任君位南之奕其亦未可忽也已

抑揚抗墜行文似龍蛇捉不住 叔肖岩

琴士文鈔 卷五

涇縣趙紹祖著

孫同璋曾孫

鵬飛 蛟起 同校

盛春谷詩序

士積誠而章不在自表暴秀水盛春谷於乾隆壬寅爲吾涇雲龍書院山長始以魯星村書來與余定交於半湖之上又因余而交於肖崑台崑二叔余叔姪旣不爲時所好而春谷又疏放不輕與人交獨交余叔姪人幾不知春谷爲何如人明年袁簡齋先生游屐過涇與春谷分韻於琴高臺畔春

谷詩先成簡齋爲之閣筆人頗稍稍稱道之旣而
訪余於丁溪萬山中唱和累日其詩漸傳誦邑中
能詩者皆和之乃知春谷之爲詩人也又三年春
谷去涇游黃嶽返錢唐訪友於京口與余遇愈漠
然無所向乃遂入粵留滯於岡州不相見者十五
年矣一旦款門驚喜交集徐出別後詩格愈老力
愈遒顧余知春谷性豪邁善譚兵意不僅以詩鳴
猶憶十數年前與春谷夜飲時讀邸抄知海上有
警春谷酒酣耳熱拔劍起舞慨然有乘風請纓犁
庭繫頸之志因示所編古陣圖於八門六花詳圖
其變曲暢其說春谷果非詩人也而今春谷老矣
乃竟以詩人終是可慨也已

梁茵鄰觀察滄浪亭繪圖賦詩序

代

昔余四至吳閭覽古滄浪亭遺蹟誦子美六一之
記與其詩輒流連不忍去然地本錢氏舊圃其戚
孫承佑者亦治園於其偏而後子美得之作斯亭
焉子美之後爲章子厚所得又爲韓蘄王所有今
無論孫與章也卽錢與韓父老已無能道之而七
百年來覺斯亭遂爲子美所獨擅地以人重豈不
信哉梁君茵鄰署臬於蘇吾固知政美務閒必有
足爲斯亭生色者而果也繪圖徵文士大夫詠歌
成冊來索余言以弁其首余又知更七百年其將

與子美平分此亭者必梁君也不禁爲之神往云

聽雨憶雨圖詩序

士有耽岑寂厭結納拒友朋於門外者衆固共棄之然亦有好言廣交而地非繁會居非名勝高軒之所不過而騷人逸士之喜流覽善吟咏者亦無繇履其地則雖有廣交之心亦與耽岑寂厭結納者等安慶古舒州地而懷寧爲附郭首邑龍山皖水旣擅名於天下自江南分爲二省其地又爲大憲旌節所駐軒蓋集勝流會矣予同年友張君春衫世居之日與賢士大夫接較之在空谷聞足音而喜者更殷殷焉樂此而不怠故一時賢士大夫

亦皆樂與之交而篇章投贈日以夥春衫懼其久而佚也乃繪爲聽雨憶雨二圖以彙輯之其後之覽茲圖而題之者又不知其幾百篇也余乾隆丁酉奉先慈命出就外傳會肄業於省之敬敷書院其時懷桐之士不予鄙棄而得交者凡數十人而獨未見春衫嗣後又四十四年歲在辛巳恭逢我皇上道光元年

恩詔天下舉孝廉時安徽藩憲爲湖南陶雲汀師過聽而檄涇邑令某以予充選其明年乃得與春衫同受知於中丞孫平叔師而修士相見禮焉然

予在省日淺亦未嘗見斯二圖與詩也未幾平叔師移節福建而雲汀師晉中丞又四年檄予至省纂修通志遂得與春衫數晨夕而見斯圖而補題之其圖中題詩懷桐之士與四方之士爲予所識者得十之一予之不如春衫人爲之亦地爲之也又四年志成予將去春衫欲刊其圖與詩日就予商去取并索一序以弁諸首予未之應也今年予在池陽春衫刊將成數寄書催予序予惟諸君子之詩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予烏足以序之然而圖中詩人爲予所識者自

近年以來新交而外其存者又十不得一焉余將
何以爲情也然則春衫之刊其圖與詩而不忍使
之埋沒於灰堆紙裏中者較之繪圖彙輯之意而
更有深焉者矣其又烏能已也是爲序

程雪門遺詩序

才而不遇命之窮也然遇不遇何足深歎惟窮其
遇而又厄其年使之窮而早夭而不得大成其才
以有見於世是則深可歎也余與雪門生同里未
嘗識雪門因其與余孫同璋交偶於金陵宛水間
一見之未嘗知其能詩也戊子之春璋持其遺詩
以請曰雪門死矣臨終以其詩囑孫欲得吾祖一
言表章之以自慰於泉下余以其言之哀取而觀
之詩雖不多而流利芊綿有似唐初四子者又頗
明麗鬆秀似深入中晚者而明麗鬆秀之中或時

琴三文金 卷五
帶飄逸之氣亦間有近於太白者因歎爲不易才
而問其年則僅三十餘僅博一矜兩遇薦而不售
竟抱疾以至於死嗚呼可謂窮矣昔孟郊賈島以
其詩鳴而窮而在下世謂之詩窮人然詩實非能
窮人也且郊島遇韓公而皆成進士不得謂窮今
郊島之詩具在東坡所謂誰能將兩耳聽此秋蟲
號者而且名盛於當時聲施於後世愈不得謂之
窮若雪門者有俊逸清新之氣而無窮愁哀苦之
音使天永其年以大成其才雖不遇豈必傷其窮
余老矣未嘗一日戚戚自傷其窮者以爲是不足
以窮余也若雪門者則真可謂窮也已雪門姓程
氏名耀塋

沈蘧修壩簾草序

世有篤於性情而不必以詩見者昔賢所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又况篤於性情而又能詩而又能以詩自抒其性情者乎客有挾一編來請者曰此沈子蘧修之詩願得先生一序余見其題爲壩簾草率爾問曰是殆其昆仲相唱和之作乎客曰非也沈子以此自名其集耳余取而觀之詩不多而頗清逸遠於俗爰謂客曰人之名其詩者或以地以居以游不則或取嘉名或景前哲今沈子獨以壩簾名草是殆素篤於兄弟之好者乎客曰然

琴士文金 卷五
余曰余不識沈子沈子又不自來於法不當序余
嘉其命名之意而詩復不俗故序之非強以徇子
之請也蘧脩姓沈氏名暉

茂林詩鈔序

李太白以飄忽縱逸之筆雄視杜陵昌谷以風檣
陣馬之奇奴僕屈宋而至於排比聲律侔色揣稱
則仙才鬼才於是乎皆絀乃元白邈迤曲折曼聲
長調累百數十韻而不窮故長慶之體獨步一時
信乎才各有長短也然總不如老杜之雄渾頓挫
變化縱橫爲古今長律之祖則昔人以詩聖推杜
雖不僅在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聖矣余邑茂林
吳氏延陵季子之苗裔也其於詩也聲入而心通
殆其天性固然往者季卿虞九曾與余相唱和而

位三宣甫與夢亭茲山柳門立青諸昆玉疊爲莫
逆固無不以善詩鳴而今余且老矣學殖荒落又
性踈懶倦酬應後出之秀容有未之識者然竊聞
其一門之中自爲師友嚴立課程於此道尤津津
焉則未嘗不心嚮往之璿堂與余有葭莩之戚癸
未秋惠然來以詩抄一編見示而使弁其首余時
適有鳩茲之行辭以異日迨冬月遄歸始於燈下
展而讀之則其中固多未識之彥而虞九位三夢
亭立青茲山璿堂之詩皆在焉其題取四部廣見
聞也而自然之韻不在於徵典矣體限八韻遵
功令也而雄健之氣又溢於紙外矣於以追蹤元
白而高入杜陵復何愧者昔竇氏聯珠段家二妙
已爲僅事而黃山谷有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之言
一時傳爲佳話從未有群英濟濟如吳氏一門之
盛者此真古今之所希見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同心言序

同心言何爲而刻也紹祖讀其平生師友世誼往來之文而慨然於其心之同故言無不同言之同益以徵其心之同而彙而同之者也顧或者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其千態萬狀極古今不同之致未有如文章家言者三代而下則秦漢不同魏晉不同韓柳號稱復古而不同秦漢者自在也歐蘇皆自韓出而不同於韓者自若也卽制藝自前明以來風會屢變昔降而下今趨而上同不同不待言也而安必於心之同不知言者心之聲也昔明

祖鑄國寶不成司局者欲請文人之心血和之明
祖疑焉而馬后命取試策卷牘投入燄中一鑄而
成由是言之文人之言卽文人之心其千態萬狀
汪洋恣肆不肯同於其面而未嘗不同於其心三
代以來皆是物也而又奚疑焉而或且謂余之所
彙亦必有不同者濃與淡不同也奇與正不同也
以及於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未嘗一同此就其言
言之而或少掇巍科或老不青衿則利鈍不同或
著述名山或馳驅仕路則趨向不同以至車笠有
懷而雲泥頓異昔則同矣今其同焉否也今幸同
矣後終同焉否也此又就所言之人言之而烏乎
得同夫不同於其面而未嘗不同於其心余旣言
之矣今猶古也余同其心而因及其言也不問其
言以外也余同其言而益知其心也當不如子之
言也而乃有明珠自愛不肯輕投金玉其音瑤華
莫寄又有關河間阻一介難通慨想雲山虛懸魂
夢又其甚者幽明異途知交并盡遺文零落惆悵
山阿此則余之所不得彙而同之者也而能無慨
也夫

法詩龕存素堂時文序

余何敢序先生之文然而先生畧其分數千里命書以序屬之余余又烏敢辭夫時文之與古文其流異其源同自昔論文者謂然然時文之大或不如今古文而古文之細不必如時文古文放時文嚴古文泛論今古可以明指其成敗得失惟意所之時文則束縛於一題之中不能不顧其界限不局於時代不體會其語氣而領取其神情且古文非若時文之有聲律排偶而時文於聲律排偶之中有悖於古則亦不足以爲時文以此言之時文難

而兼之者尤難也然而世之以時文名者非必其
果有合乎此也轉移逐時以蹀躞於功名之途及
一既得之非厭薄焉而棄之不事則自謂能盡其
術以爲天下文章如此止矣究之其所以自名者
曾不移時而轉瞬灰滅蓋逐時而得之者旋隨時
而泯焉而豈知時文固有千古不磨之道哉余自
束髮學時文四十餘年矣自甲午入場屋至於庚
午秋闈凡十五試而皆無所冀然亦藉此久於其
中而得以窮文章之變識古今之異上下於有明
三百年以至 本朝百數十年來名公巨人之著

作而有以得其用心故不能文者莫如余而知文
者亦莫如余也已己秋曾捧讀寄到存素堂古文
四卷其理醇而肆其言曲而鬯有韓之氣有曾之
理而又得柳之潔李之幽歐之逸其於古文也大
矣乃今得讀先生時文則又知先生自通籍後積
數十年功苦以沈潛於此道於前明最近守溪思
泉於

國朝有似安溪東臯雖以英年博上第入詞館歷
官成均天下奉爲圭臬而初不以此自足亦不獨
以古文自雄而其大如彼其細如此信乎能兼其

難而爲不可磨滅之文章矣獨恨余之言不足以爲先生之文重然亦自有以信先生之文而言之絕非阿所好也用敢識其後

朱題士時文序

吾不解夫天之生人其有意生之耶其或無意而適然生之耶庸愚賢智雜然而並生而天之生庸愚也無紀極其生賢智則累千百而不得一至于一家之中父子賢智兄弟復皆賢智又累數千百中而不得一天而有意生之也宜何如愛惜之保護之顯榮而福壽之乃天恒阻抑之困頓之復從而摧折之且盡而摧折之此吾所不解也朱題士幼與余交食餼於庠同輩避其鋒貢入成均祭酒司業咸推重之太學之士無能與之齒者乃累困

於場屋久不得志於有司僅一署宿州學正而遽卒于任所吾所不解者此也題士有賢子曰宗慶者未弱冠舉于鄉以微疵而落副車竟鬱鬱先題士卒題士蓋心傷之而遂亦鬱鬱卒也宗慶之弟宗庠年最幼嘗以文質于余余極愛之謂題士宗慶之屈而必伸者將于是在乃僅一入縣庠未幾而又夭焉嗚呼天而無意生之何父子賢智兄弟賢智之萃集于一門也天而有意生之何竟摧折之且盡而摧折之至於斯極也此吾之所極不可解焉者也嗚呼傷哉題士卒後二十餘年其從弟俊卿持其制藝百餘篇問序于余題士之文余所素悉嘗刻之所輯同心言中矣今其叔蘭坡先生已從而點定之且序之余復何言故述天之所不可解而往來于余心數十年而不忍忘者以質之蘭坡俊卿可也

查敷五時文序

嗚呼此吾故友查君敷五之遺文也耶乃今讀之而不禁泣然於往日之言也敷五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畢其心致其力於制藝嘉慶甲子邑侯李梅巖延陽湖洪穉存重纂邑志集邑中能文士十餘人分修分校故余得與敷五共事者三年時已貢成均而公事餘暇雖夜分猶手先輩名程朗誦數過余每以事至局必拉與談藝剖晰蘊奧孜孜不倦余性不喜作時文初雖相與往復久亦頗厭苦之敷五曰不然制藝於文爲最細

久而不爲眼愈高而手愈硬足下名滿友朋間而不能不屢詘於場屋職是故也吾年較足下爲尚少雖亦窮於命猶將庶幾焉故不敢一日廢此道也余嘗心躓其言今去甲子又二十餘年而敷五墓有宿草其子賓生哀其遺文來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如彈丸之脫手也如流水之赴壑也其文從字順之各率職如探諸其喉而出之也於是歎敷五之言之信然而敷五自甲子後屢秉鐸於大縣其邑之諸生莫不奉其文爲圭臬而仍詘於場屋者復數數而終不得一遇則信乎命之窮其不能以人力爭也此余所以愈念前言而不禁泣然而不能已者也

天水文萃序

前吾世而生者吾讀其文而愛之慕之欲盡彙而刻之而力不能也並吾世而生者吾見其文而愛之慕之欲盡彙而刻之而力不能也族弟采卿告余曰愛無差等當由親始余欲先刻同族之文次及同邑之文有餘力而後及於天下友朋之文以徧及於歷科之程墨何如余曰善采卿曰刻成必得吾兄一序余笑曰余馳逐於科場數十年而不得一當余之文可知余之言何足以爲文重采卿曰不然吾宗自前明數百年以來而得甲乙榜者

不及四十人其負文名而屈於有司之繩尺者何
限且余刻不能及遠將斷自

國初欲索及幽隱而子弟之有造者亦附一二而
誘而進之非必以科名重余曰善雖然吾嘗刻同
族之詩爲淵源集矣友人婺源胡黃海以咎余曰
君不爲之則已旣爲之而所刻祇此此選詩之道
非刻同族詩之道也余愧其言而謝之今吾弟欲
爲此事無蹈吾轍矣采卿曰然爰名其所刻爲文
萃而踴躍以從事然刻未及週而采卿卒僅得百
數十篇而止其子某姪某挾以來而以前言爲請

余取而觀之則同族之士其得與名者十七八矣
至於文則有十而不得一者且有百而不得一者
非采卿之志也而無如其不能終事而遽卒焉何
也夫士挾其能而不遇於時命也不遇而其文不
能自存有人焉欲取而存之而竟不能終事而多
不存則信乎命之窮也人能宏道其如命何余於
采卿之卒而不能不喟然三歎也

僧雪帆戒錄序

余昔讀書於幕山之圓通禪寺茶餘粥罷輒與其
住持西公同步於山門之外西公老矣而其徒孫
性根尚幼談則傾耳而聽行則躡足而隨余笑指
之以語西公曰佛法吾所不知意者他日人稱好
和尚而足繼吾師後者其此子與西公曰是童子
烏可知必若所云則綿遠渡寺僧雪帆其庶幾乎
未幾雪帆來西公導以見余余嘉西公之知人間
數年余復假館於幕山時西公與其徒皆示寂而
曩之傾耳而聽躡足而隨者且儼然繼住持於幕

族姪學敏六十壽序

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族姪學敏六十壽其子同柏等欲製錦爲祝而請序於余余曰人之壽必有所以壽其壽者而始得爲壽姪固前明殉國難邑廩生雪度公諱初浣之姪裔孫也始余幼時嘗讀先星閣伯祖所記雪度公軼事而及其徵時之徵逐嬉戲不少諱心竊疑之稍長頗留意經史旁獵傳記乃知古聖賢君子立身不必其無過而貴其過而能改記事者從而書之非獨以備始末尤所以重勸懲星閣公蓋有微旨焉今雪度公

名載明史與金聲邱祖德同傳我

高宗純皇帝采入御製勝朝殉節錄中蒙

恩旌忠入祠其壽於世者何如而豈以微時之微
逐嬉戲病也余初於乾隆甲寅遇桐城孫孝廉起
崇金陵邸得恭讀

御製書後又得南康謝蘊山先生恭刊本歸而與
叔父肖巖謀之告於雪度公之旁支近親蓋無能
應者越十年而姪慨然起而任之商於其家請於
闔族于今歲三月始得設神主備鼓吹送入忠孝
祠中而苟非姪之知大義識大體不幾且上虛

聖恩下負祖德而余與肖巖叔父之志竟鬱鬱而
莫伸哉此一事可以書矣卽可以壽矣使姪自今
能繼雪度公之志敦行而不怠則從此七十八十
以至百年期頤能壽其壽而余之文尤足以壽姪
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豈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
庸庸之萬輩伍哉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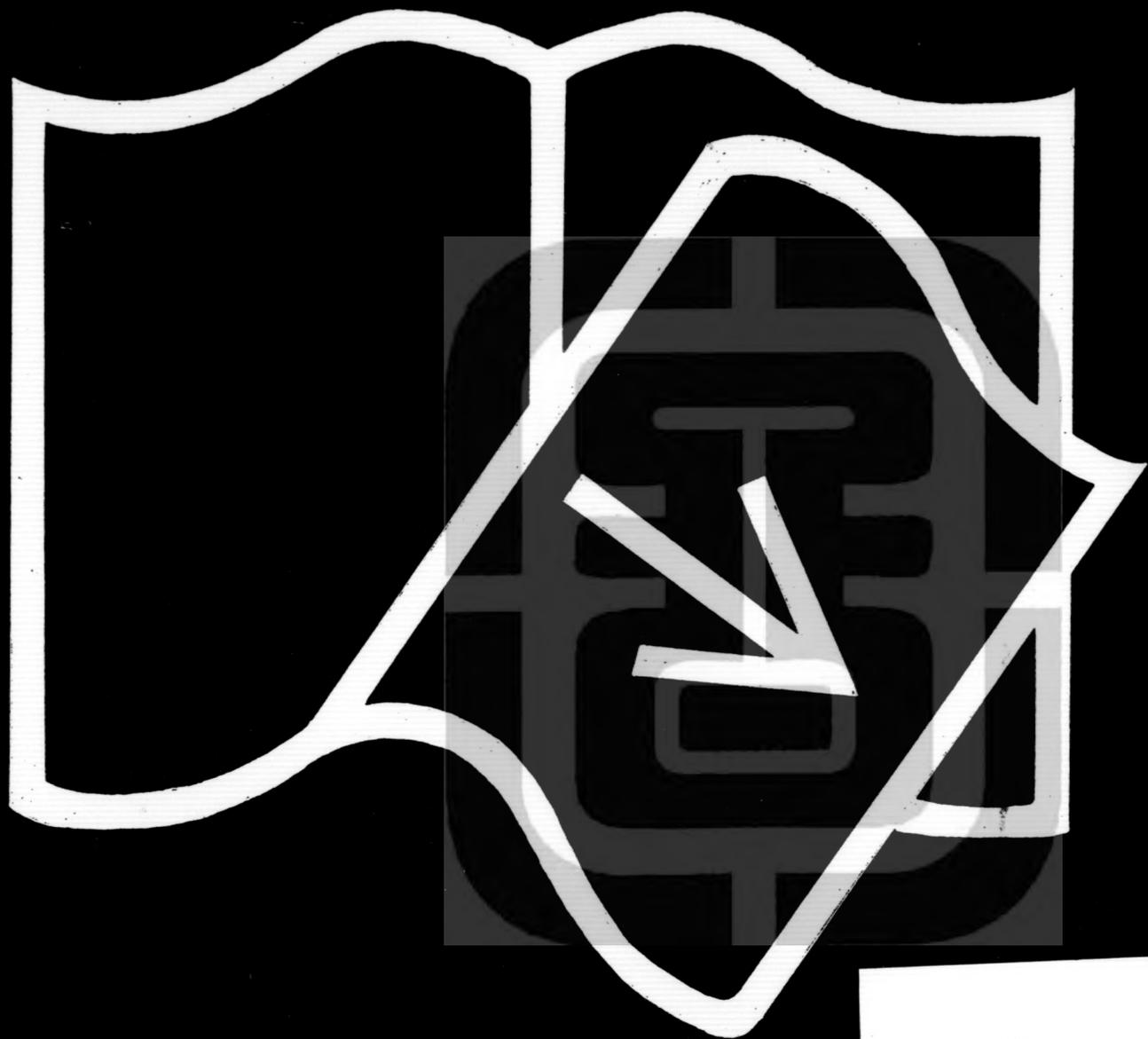
學敏初不檢後乃折節自愛而此一事尤爲余
所深喜故余爲人作壽序凡十餘篇多置不錄
獨存此篇耳

自記

僧雪帆戒錄序

余昔讀書於幕山之圓通禪寺茶餘粥罷輒與其住持西公同步於山門之外西公老矣而其徒孫性根尚幼談則傾耳而聽行則躡足而隨余笑指之以語西公曰佛法吾所不知意者他日人稱好和尚而足繼吾師後者其此子與西公曰是童子烏可知必若所云則綿遠渡寺僧雪帆其庶幾乎未幾雪帆來西公導以見余余嘉西公之知人間數年余復假館於幕山時西公與其徒皆示寂而曩之傾耳而聽躡足而隨者且儼然繼住持於幕

山余懼其血氣之未定而無以自立也往往勉之
以其法而勗之以其祖凡諸山道友之至幕山者
余必微察之去則告之以某言是某言非是而冀
其有所擇而惟雪帆時時來來則必勉之以其法
而勗之以其祖與余同而性根者果能以法自勉
以祖自勵今又十餘年而儼然稱好和尙矣余旣
思西公之知人而又深喜性根雪帆之相與以有
成也而樂爲稱道之友有謂余者曰子言稱先輩
而學引後進所固然也此則何與吾子事矣余應
之曰耕焉而越其畔學焉而背其教可乎吾力不



原件短缺

P23 以后缺

